

故事一百種

荊軻刺秦王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
837.61-
119.3
416



荆軻刺秦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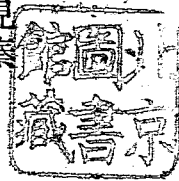
話說：戰國時，燕國太子丹入秦爲質，多年不得回國。後見秦



荆軻

兵大舉伐趙，知禍必及於燕；因私使人寄信於燕王，使作戰守之備，又教燕王假稱有病，差人請太子回國。燕王依其計，遣使至秦，秦王政——卽秦始皇——曰：『燕王不死，太子未可回國；如欲回國，除是烏（鳥名）頭白，馬生角，方可。』太子丹聞之悲泣，知秦王終不許其回國，乃定脫身之計，改服

荆軻刺秦王



808353

毀面，爲人傭僕，賺出函谷關，是夜逃回。

既回國，恨秦王甚，乃大散家財，聚賓客，謀爲報仇之舉。訪得



上賓。在易水之東，築一城以居之，名曰樊館。燕太傅鞠武諫曰：

勇士夏扶宋意皆厚待之。有秦舞陽者，年十三，白晝殺仇人於都市，市人畏不敢近。太子赦其罪，收列於門下。秦將樊於期因事得罪，逃燕，隱深山中。至是，聞太子好客，亦出身來投，丹待爲

秦虎狼之國，方併吞諸侯，即使無隙，尙將生事，況收其仇人以爲射的，如批龍之逆鱗，其傷必矣。願太子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，請西約三晉，南連齊楚，北結匈奴，然後乃可徐圖也。」太子丹曰：「太傅之計，曠日持久，丹心如焚，炙不能片刻安息，況樊將軍窮困來歸，是丹哀憐之交也！丹豈以強秦之故而遠乘樊將軍於荒漠？願太傅再爲丹謀之。」鞠武曰：「夫以弱燕而抗強秦，如以毛投爐，無不焚也；以卵投石，無不碎也；臣智淺識寡，不能爲太子畫策——所識有田光先生，其人智深而勇沉，且多識異人；太子必欲謀秦，非田光先生不可。」太子丹曰：「丹未得交於田先生，願因太傅而致之。」鞠武曰：「敬諾。」

鞠武卽駕車往田光室中，告曰：「太子丹敬慕先生，願就而

決事，願先生勿却。」田光曰：「太子，貴人也，豈敢屈車駕哉？卽不以光爲鄙陋，欲共謀事，光當往見，不敢自逸。」鞠武曰：「先生不惜枉駕，此太子之幸也。」遂與田光同車，進太子宮中。太子丹聞田光來，親出宮外迎接，執轡下車，前行爲導，再拜致敬。田光旣坐，太子丹屏退左右，跪而請曰：「今日之勢，燕秦不兩立；聞先生智勇足備，能奮奇策，救燕須臾之亡乎？」田光對曰：「臣聞一騏驎盛壯之時，一日而馳千里；及其衰老，不及驚馬。」今鞠太傅，但知臣盛壯之時，不知臣已衰老矣。」太子丹曰：「料先生交游中，亦有智勇如先生少壯之時，可代爲先生籌謀者乎？」田光搖首曰：「大難！大難！雖然，太子自視門下客，可用者有幾人，光請相之。」太子丹乃盡召夏扶、宋意、秦舞陽至，與田光相見。田光一一

相過，問其姓名。謂太子曰：『臣觀太子客，俱無可用者。』臣所知有荊卿者，乃神勇之人，喜怒不形於色，似爲勝之。太子丹曰：『荊卿何名？何處人氏？』田光曰：『荊卿者名軻，本齊大夫慶封之後，慶封奔吳，家於朱方。楚討殺慶封，其族奔衛爲衛人。以劍術說衛元君，元君不能用。及秦拔魏東地，并濮陽爲東郡，而軻復奔燕，改氏曰荊，人呼爲荊卿。性喜飲酒，燕人高漸離者，善擊筑，軻愛之，日共飲於燕市中。酒酣，漸離擊筑，荊卿和而歌之，歌罷，輒涕泣而嘆，以爲天下無知己。此其人深沈有謀略，光萬不如也！』太子丹曰：『丹未得交於荊卿，願因先生而致之。』田光曰：『荊卿貧，臣每給其酒資，是必聽臣之言。』太子丹送田光出門，以自己所乘之車奉之，使內侍爲御。光將上車，太子囑曰：『丹所言國之大

事也！願先生勿泄於他人。」田光笑曰：「老臣不敢。」

田光上車，訪荆軻於酒市中。軻與高漸離同飲，半酣，漸離方調筑，田光聞筑音，下車直入，呼荆卿，漸離攜筑避去。荆軻與田光相見，邀軻至其家中，謂曰：「荆卿嘗嘆天下無知己，光亦以爲然——然光老矣，精衰力退，不足爲知己驅馳，荆卿方壯盛，亦有意一試其胸中之奇乎？」荆軻曰：「豈不願之，但不遇其人耳！」田光曰：「太子丹尊賢重客，燕國莫不聞之，今者不知光之衰老，乃以燕秦之事謀及於光，光與卿相善，知卿之才，薦以自代，願卿卽過太子宮。」荆軻曰：「先生有命，軻敢不從？」田光欲激荆軻之志，乃撫劍嘆曰：「光聞之：『長者行事，不使人疑。』今太子以國事告光，而囑光勿泄，是疑光也；光奈何欲成人之事，而受其疑哉！」

光請以死自明，願足下急往報於太子。」遂拔劍自刎而死。



荆軻刺秦王

荆軻方悲泣，而太子復遣使來視：「荆先生來否？」荆軻知其誠，即乘田光來車至太子宮。太子接待荆軻與田光無二。既相見，問：「田先生何不同來？」荆軻曰：「光聞太子有私囑之語，欲以死明其不言，已伏劍死矣！」太子丹撫胸慟哭曰：「田先生爲丹而死，豈不冤哉！」

良久，收淚，推軻於上坐。太子丹避席頓首，軻慌忙答禮。太子丹曰：「田先生不以丹爲不肖，使丹得見荆卿，天與之幸，願

娛客。荆軻見其兩手如玉，贊曰：『美哉手也！』席散，丹使內侍用玉匣送物於軻，軻啓視之，乃斷美人之手。丹自明於軻，無所吝惜。軻嘆曰：『太子待軻厚，乃至此乎！當以死報之！』

却說荆軻平日常與人論劍術，少所許可，惟心服榆次人蓋聶，自以爲不及，與之深結爲友。至是，軻受燕太子丹厚恩，欲西入秦，劫秦王，使人訪求蓋聶，欲邀請至燕，與之商議。因蓋聶游蹤未定，一時不能到來，太子丹知荆軻是個豪傑，朝夕敬事，不敢催促。忽邊人報道：『秦王遣大將王翦北略地至燕南界，代王嘉遣使相約，一同發兵，共守上谷以拒秦。』太子丹大懼，言於荆軻曰：『秦兵旦暮渡易水，足下雖欲爲燕計，豈有及哉？』荆軻曰：『臣思之熟矣，此行倘無以取信於秦王，未可得近也。夫樊將軍得罪於

秦，秦王購其首，黃金千斤，封邑萬家；而督亢膏腴之地，秦人所欲。誠得樊將軍之首，與督亢之地圖，奉獻秦王，彼必喜而見臣，臣乃得有以報太子。」丹曰：「樊將軍窮困來歸，何忍殺之？若督亢地圖，決不敢惜。」

荆軻知太子丹不忍，乃私見樊於期曰：「將軍得禍於秦，可謂深矣；父母宗族，皆已殺戮。今聞購將軍之首，金千斤，邑萬家，將軍將何以雪其恨乎？」樊於期仰天太息，流涕而言曰：「某每一念及秦政，痛徹心髓！願與之俱死，恨未有其地耳！」荆軻曰：「今有一言，可以解燕國之患，報將軍之仇者，將軍肯聽之乎？」於期急問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荆軻躊躇不語。於期曰：「荆軻何以不言？」軻曰：「計誠有之，但難於出口。」於期曰：「苟能報仇，雖粉骨

荆卿勿見鄙棄。』荆軻曰：『太子所以憂秦者何也？』丹曰：『秦譬如虎狼，吞噬無厭，非盡收天下之地，臣海內之王，其欲未足。今韓王盡已納地爲郡縣矣，王翦大兵又破趙，虜其王；趙亡，次必及燕，此丹之所以臥不安席，臨食而廢箸也。』荆軻曰：『太子之計，將舉兵與爭勝負乎？抑別有他策耶？』太子丹曰：『燕國小弱，屢困於兵，今趙公子嘉自稱代王，欲與燕合兵拒秦。丹恐全國之衆，不當秦之一將，雖附以代王，未見其勢之盛也。魏齊素附於秦，而楚因遠不相親，諸侯畏秦之強，無肯「合縱」者。丹私有愚計，誠得天下之勇士，僞使於秦，誘以重利，秦王貪得，必相近。因乘間劫之，使悉反諸侯侵地，倘不從，則刺殺之。彼大將握重兵，各不相下，君亡國亂，上下猜疑，然後連合楚魏，共立韓趙之後，合力破秦，此

乾坤再造之時也。願荊卿留意焉。』荊軻沉思良久，對曰：『此國之大事也。臣驚下，恐不足當任使。』太子丹頓首再三，請曰：『以荊卿高義，丹願委命於卿，幸勿讓。』荊軻再三謙遜，然後許諾。於是尊荊軻爲上卿，於樊館之右，又築一城，名曰荊館，以奉荊軻。太子丹日到門問安，供以太牢，間進車騎美女，恣其所欲，惟恐其意之不適也。

軻一日與太子游東宮，觀池水，有大龜出池傍。軻偶拾瓦投龜，太子丹捧金丸進之以代瓦。又一日，共試騎，太子丹有馬日行千里，軻偶言馬肝味美，須臾，庖人進肝，所殺卽千里馬也。丹又言及秦將樊於期得罪秦王，今在燕國。荊軻請見之，太子治酒於華陽之臺，請荊軻與樊於期相會，出所幸美人奉酒，又使美人鼓琴。

碎身，某所不惜，又何出口之難乎？



拔佩劍，刎其頸，喉絕而頸未斷，荆軻又以劍斷之。

荆軻曰：『某之愚計，欲前刺秦王，而恐其不得近也。倘得將軍之頭，奉獻於秦，秦王必喜而見臣；臣左手把其袖，右手斫其腦，則將軍之仇報，而燕亦得免於滅亡之患矣。將軍以爲何如？』樊於期卸衣偏袒，奮臂頓足，大呼曰：『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，而恨其無策者！今乃得聞明教。』即

荆軻使人飛報太子曰：『已得樊將軍頭矣！』太子丹聞報，馳車至，伏屍而哭，極哀，命厚葬其身，而以其頭置木匣中。荆軻曰：『太子曾覓利七首乎？』太子丹曰：『有趙人徐夫人，七首長一尺八寸，甚利。』丹以百金得之，使工人染以青藥，曾以試人，若出血，沾絲縷，無不立死。裝以待荆卿久矣，未知荆卿行期何日？』荆卿曰：『臣有所善客，蓋聶未至，欲俟之以爲副。』太子丹曰：『足下之客，如海中之萍，未可定也。』丹之門下有勇士數人，惟秦舞陽爲最，或可以爲副乎？』荆軻見太子十分急切，乃嘆曰：『今提一匕首，入不測之強秦，此往而不反者也。臣所以遲遲，欲俟吾客，本圖萬全；太子旣不能待，請行矣。』於是太子丹草就國書，只說獻督亢之地，并樊將軍之頭，俱付荆軻，以千金爲軻治裝，秦舞陽爲副。



使同行。臨行之日，太子丹與相厚賓客，知其事者，俱白衣素冠，送至易水上，設宴餞行。高漸離聞荆軻入秦，亦持豚肩斤酒而至。荆軻使與太子丹相見，丹命入席同坐。酒行數巡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爲變徵之聲，嘆曰：

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

聲甚哀慘，賓客及隨從之人，無不涕泣，有

如臨喪。荆軻仰面呵氣，直冲霄漢，化成白虹一道，貫於日中，見者驚異。軻又慨慷爲羽聲歌曰：

「探虎穴兮入蛟宮，仰天噓氣兮成白虹！」

其聲激烈雄壯，衆莫不睜目奮勵，有如臨敵。於是太子丹復引卮酒，跪進於軻；軻一吸而盡，牽舞陽之臂，騰躍上車，催鞭疾馳，竟不回顧。太子丹登高阜而望之，不見而止，淒然如有所失，帶淚而返。

荆軻既至咸陽，知中庶子蒙嘉有寵於秦王，先以千金賂之，求爲先容。蒙嘉入奏秦王曰：「燕王畏大王之威，不敢舉兵，以迎軍吏；願舉國爲內臣，比於諸侯之列。奉貢如郡縣，以守先人之宗廟。恐懼不敢自陳，謹斬樊於期之首，並獻燕督亢之地圖；燕王親

自函封，拜送使者於廷。今上卿荆軻在館驛候旨，惟大王命之。秦王聞樊於期已誅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設九賓之禮，召使者至咸陽宮相見。

荆軻藏匕首於袖，捧樊於期頭匣，秦舞陽捧督亢地圖，相隨而進。將次升階，秦舞陽面白如死人，似有震恐之狀。侍臣曰：「使者色變爲何？」荆軻回顧舞陽而笑，上前叩首，謝曰：「秦舞陽，乃北方蠻夷之人，生平未嘗見天子，故不勝悚懼，易其常度。願大王寬宥其罪，使得畢使於前。」秦王傳旨，止許正使一人上殿，左右叱舞陽下階。秦王命取頭匣驗之，果是樊於期之首，問荆軻：「何不早殺逆臣來獻？」荆軻奏曰：「樊於期得罪大王，逃伏北漠，寡君懸千金之賞，購求得之。欲生致於大王，恐中途有變，故斷其首，

冀以稍抒大王之怒。』荆軻辭語從容，顏色愈和，秦王不疑。



荆軻刺秦王

時秦舞陽捧地圖，俯首跪於階下。秦王謂荆軻曰：『取舞陽所持地圖來，與寡人觀之。』荆軻從舞陽手中，取過地圖，親自呈上；秦王展圖，方欲觀看，荆軻匕首已露，當下左手把秦王之袖，右手執匕首刺其胸，未及身，秦王大驚，奮身而起，袖絕脫。——那時五月初旬天氣，所穿羅縠單衣，故易裂也。——王座傍，設有屏風，長八尺，秦王越而過之，屏風仆地。荆軻持匕首在後緊追，秦王不能脫身，繞柱而走。

原來秦法羣臣侍殿上者，不許持尺寸之兵；諸郎中宿衛之



官，執兵戈者，皆陳列於殿下，非奉宣召，不敢擅自上殿。今倉猝變起，不暇呼喚。羣臣皆以手共擊軻，軻勇甚，近者輒仆。有侍醫夏無且，亦以藥囊擊軻，軻奮臂一揮，藥囊俱碎。雖然，荆軻勇甚，羣臣沒奈何；却也虧著要打發衆人，所以秦王東奔西走，不曾被荆軻拿住。秦王所佩寶劍，名鹿盧，長六尺；欲拔劍擊軻，劍長靶

不能脫。有小內侍趙高急喚曰：『大王何不背劍而拔之。』秦王悟，依其言，把劍推在背後，前邊便短，容易拔出。秦王勇力，不弱於荊軻；七首尺餘，止可近刺，劍長六尺，可以遠擊。秦王得劍在手，其膽便壯，遂直前來砍荊軻，斷其左股。荊軻撲身倒於左邊銅柱之傍，不能起立，乃舉匕首以擲。秦王閃開，那匕首在秦王耳邊過去，直刺入右邊銅柱之中，火光迸出。秦王又以劍擊軻，軻以手接劍，三指俱落。連中八劍，荊軻倚柱而笑，向秦王罵曰：『幸哉汝也！吾欲效曹沫故事，以生劫汝，反諸侯侵地，不意事之不就，被汝幸免，豈非天乎！然汝恃強力，併吞諸侯，享國亦豈長久耶？』左右爭上前攢殺之。秦舞陽在殿下，知荊軻動手，也要向前，却被郎中等衆人擊殺。——此秦王政二十年事也。

秦王心戰目眩，呆坐半日，神色方纔稍定，往視荆軻，軻雙眼圓睜，宛如生人，怒氣勃勃。秦王懼，命取荆軻秦舞陽之屍，及樊於期之首，同焚於市中。燕國從者皆梟首分懸國門，遂起駕還內宮。宮中后妃聞變，俱前來問安，因置酒壓驚稱賀。

次早，秦王視朝，論功行賞，首推夏無且，以黃金二百金賜之。曰：『無且愛我，以藥囊投荆軻也。』次喚小內侍，趙高曰：『一背劍而拔之。』賴汝教我。』亦賜黃金百鎰。羣臣中手擊荆軻者，視有傷輕重加賞。殿下郎中人等，擊殺秦舞陽者，亦俱有賜。蒙嘉誤爲荆軻先容，凌遲處死，滅其家。秦王怒氣未息，乃愈發兵，使王賁將之，助其父王翦攻燕。燕太子丹不勝其憤，迎戰於易水之西。燕兵大敗，夏扶、宋意皆戰死。丹奔薊城，鞠武被殺。王翦合兵圍之，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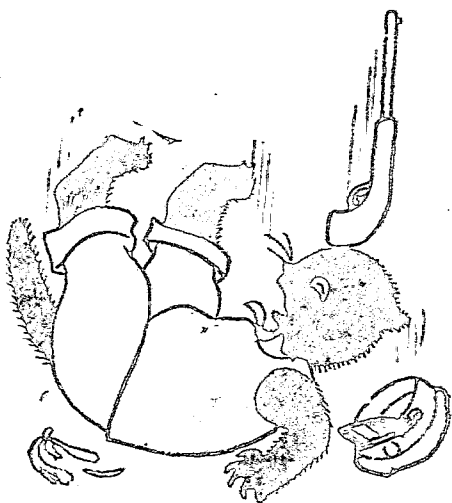
月城破。燕王喜謂太子丹曰：『今日破國亡家，盡由於汝。』丹對曰：『韓趙之滅，豈亦丹罪耶？今城中精兵，尙有二萬，遼東負山阻河，尙足固守，父王宜速往。』燕王喜不得已，登車開東門而出。太子丹盡驅其精兵，親自斷後，護送燕王東行，遠保遼東，都平壤。王翦攻下薊城，告捷於咸陽。王翦積勞成病，一面上表告老。秦王曰：『太子丹之仇，寡人不能忘，然王翦誠老矣，使將軍李信代領其衆，以追燕王父子。』召王翦歸，賜予甚厚。翦謝病，老於潁陽。燕王聞李信兵至，遣使求救於代王嘉。嘉乃報燕王書，略曰：

「秦所以急攻燕者，以怨太子丹故也。王能殺丹以謝於秦，秦怒必解。燕之社稷，可以保矣。」

燕王喜猶豫未忍，太子丹懼誅，乃與其賓客，逃匿於桃花島。

李信屯兵首山，使人持書數太子丹之罪。燕王喜大懼，佯召太子丹計事，以酒灌醉，縊殺之，然後斷其首。

燕王將太子丹之首，送李信軍中，爲書謝罪。李信馳奏秦王，且言軍人苦寒多病，求暫許班師。秦王謀於尉繚，尉繚奏曰：『燕棲於遼，趙棲於代，譬之遊魂，不久自散。今日之計，宜先下魏，次及荆楚。二國既定，燕代可不勞而下。』秦王曰：『善。』乃詔李信收兵回國。——其後楚魏既亡，秦國益強，至秦王政二十五年，燕代二國，終爲秦所滅。



7.61
9.3
1.6